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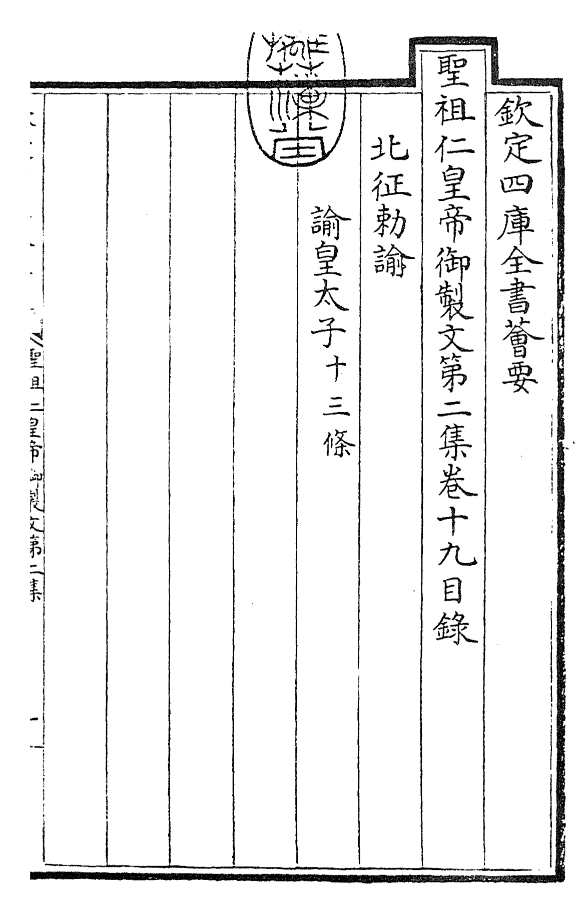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躬甚安於此月初十日至獨石口十一日出邊前往隨朕兵馬皆整齊精銳後隊各營雖未見亦聞其善但朕軍中隨行之馬除内廏千匹兵部千匹外别無餘馬伯費揚古軍中有餘馬七千駝三千朕欲豫備肥馬三

千匹送至餘無他故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此番出師諸事咸合朕心甚為嘉悅故身體與面顏俱好且風土水泉皆佳行營事簡日多暇豫但顧

上天眷顧默垂協應耳此書寫於十四日十五日早起行至中途忽起東南風大雨傾注雪霰繼作寒氣嚴冽其夜隨止十六日早察馬畜俱無恙幸豫備周密雨雪亦未久也此惟皇太子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六

曰

諭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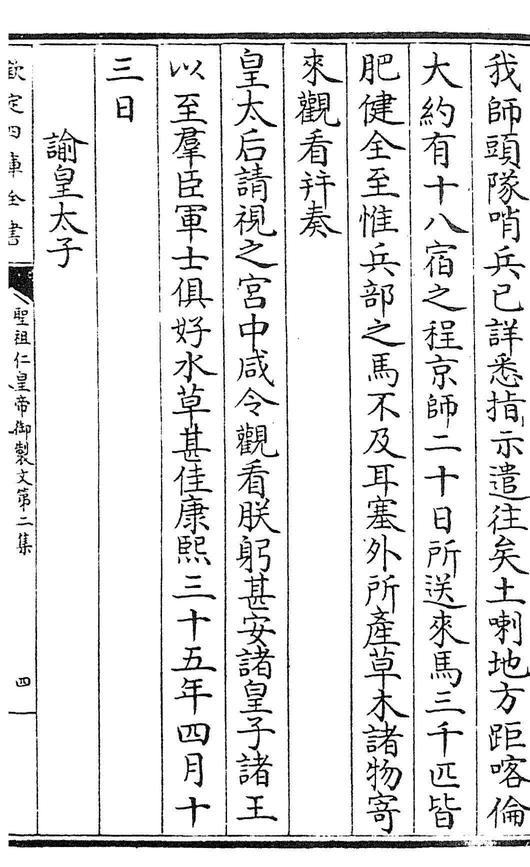
朕兹行遠出塞外經過蒙古地方所見與所聞迥異水草既佳爨燎咸裕馬矢雖經雨濕塞外各種野草及楡柳之條皆可為薪喀倫以内水泉無庸疏鑿雖大兵於一處征行水草薪燎亦斷然無悞但所慮者天時無定倏忽雨雪風寒為可憂耳惟恒暘久晴斯大幸也出師以來數次雜遇雨雪無有妨礙青草既茁羊可飽食馬

亦從此與枯荄竝秣所禱者
上天眷佑不遇雨雪則朕之斯舉似可迅奏成功矣恭
請
皇太后萬安朕躬甚安諸皇子諸王以至臣工軍士皆
好皇太子佳否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躬甚安皇太子佳否諸皇子皆佳以至大臣官員軍
士俱好雨雪雖不甚但連朝不霽朕懷稍覺焦勞此處

居住蒙古却皆喜悅云我等斯地屢年亢旱草不萌生遂至於窮困已極皇上駕臨始有雨雪草皆茂盛觀此則征行之人與居住之人其情大不相同矣京師雨澤何如此間之草羊可飽食馬於沙際雜枯荄而食猶未得飽耳草色大概漸佳水泉給用朕所經歷之地雖盡偕大兵於二處征行亦可無悮薪燎具足後此則尚未知也康熙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諭皇太子

朕沿途至喀倫觀覽草漸茂盛從四月初一日以後馬可飽飼羊亦近肥水泉給足故三旗竝行雖八旗駐於一處亦得無悞爨薪足用較之前所聞者大異矣三月内雨雪微多稍未適意縁此懷抱不暢今意已寛舒因待出古北口之火器營漢軍兵遂爾多駐時日至彼處日期未可豫定前遣往噶爾丹二次使臣俱於初七日到噶爾丹今在土喇於三月十六日令伊等步回奏章大槩與前相同皆好語也彼牲畜甚瘦人所食亦罕少



我師頭隊哨兵已詳悉指示遣往矣土喇地方距喀倫大約有十八宿之程京師二十日所送來馬三千匹皆肥健全至惟兵部之馬不及耳塞外所產草木諸物寄來觀看并奏

皇太后請視之宮中咸令觀看朕躬甚安諸皇子諸王以至羣臣軍士俱好水草甚佳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自出喀倫見水草甚佳地方形勢無平原曠野盡皆低山處處有沙岡凡喀倫內所常見之走獸飛禽皆無惟黃羊野騾大烏鳥白翎雀耳此地除牧養牲畜外竝無佳處我軍重車所經無有阻悞看來沙行視泥行為易自獨石口至喀倫以繩量之有八百里較向日行人所量之數日見短少自京師至獨石口為路甚近約計不過四百二十三里皇太子可試使一人繩量之喀倫地方用儀器測驗北極高度比京師高五度以此度之里

數乃一千二百五十里朕所過蘇尼特阿巴哈阿巴哈納爾等旗各皆効力濬井泉修道路治橋梁除石礫視內地甚優敬謹至於已極誠可嘉悅漸北行漸寒喀倫外見舊氷雪尚微存晨行時或有鬚凍之日而槩無妨於草之生長此亦一奇也然諸蒙古以今年為大熱朕所統兵已近喀倫遣護軍叅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盆楚克貝子侍衛穆渣哈爾阿巴哈納爾布昭貝勒鄉導索訥木察哈爾護軍撥什庫三人理藩院撥什庫

一人人給善馬各三匹往克魯倫河一帶偵探蹤跡於四月十二日車克楚奇薩穆來報初九日至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潛入噶爾丹兩哨兵之間視其形跡併牲畜計之共約有二千餘此外更復何有為山所隔視之無所見噶爾丹哨兵見我蹤跡正追尋間我等突出前來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佐領俄七里等十五人口稱噶爾丹於此月初自土喇移營向克魯倫河下流第三日遣我等歸噶爾丹至達爾罕敖喇矣汝等勿與我

等同行噶爾丹人相隨在後若問之難以應答汝等宜速出語訖遣之使行以此觀之噶爾丹去我軍八宿矣整肅軍旅訓備偵哨大約十日可與敵會此乃緊要情事應書在前前數事隨思意所及而書故將此書於後為此諭之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我軍將哨兵前進偵探消息以待後營齊集噶爾丹仍在車克楚所探之地實為我師之幸儻趨克魯倫河下

流而往則迤東蒙古恐為震驚故調奉天烏喇兵馬令會於索倫爾濟地方已經行文汝宜促之并不時探問

報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朕所統兵旅區畫齊備深入克魯倫克勒地方若無停留稽緩六七日内或可與敵相遇初聞此地僅可一二旗魚貫而行今水泉充給此數日來分派已定以前鋒營及八旗火器營兩緑旗營察哈爾兵居前為一隊次

則朕之大營及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凡四營為一隊再次則以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凡五營為一隊先行之前鋒與鑲藍旗後尾相去約百里四月十七日八旗綠旗及火器營俱已會集軍容整肅馬膘健壯擬至克魯倫河之前一日約齊而進此際彼即望風奔逃亦必為我軍所困若其順克魯倫河而下或稍需時日耳因便示知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更闊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砂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砂亦堅硬履之不陷瀚海中所產石塊與砂附去觀看營中軍士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因水泊中取水嫌遠咸於近帳房處鑿之可掘之地亦易認識有謂之善達者地窪而潤掘未二尺即可及泉有謂之賽爾者山間溝徑掘僅尺餘即可及泉有謂之布里杜者乃叢草積潦水雖有而佳者少有謂之窺布爾者

水流地中以手探之泉即隨出故野騾以蹄抉之而飲

風土景况一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竚立可射之處

亦少我軍士未曾騎射其地實未見佳也草則叢生而

土高所以縈絆馬足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

帶鼢鼠之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牛

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内地蒙古皆不能識又有

蘇雜草生最高故將此二種亦附去觀看此番行師日

期皆因火器營甚是耽閣即今猶等待而行必日期相

符乃善也恐噶爾丹順克魯倫河遠遁去遣納木渣爾王
長史庫即根一等侍衛博羅輝三等侍衛額林辰理藩
院撥什庫訥爾布車木楚克納木渣爾旗分之鄉導七
旺阿巴哈納爾之鄉導索諾此六人各給馬三匹令其
自克魯倫河之額古德哈爾哈偵探于四月十四日遣
往二十一日早來覆奏云臣等自額古德地方渡克魯
倫河沿流而下約行百里至塔爾吉而即適遇一人意
欲擒拏詢問因而追逐之忽從山後約有三十人迎來

追臣等幾五十里時已漸近狂飈頓作覿面不能相視彼因止而不前臣等乘此渡河而回噶爾丹在克魯倫河地方是實等語朕之大營距噶爾丹所在不過五程噶爾丹似茫無知覺我軍駐處山勢高峻易設偵探故前移哨兵於古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哈地方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緩進之意特示汝知前將近敵情由屢有諭旨二十

一日酉時將軍費揚古由横設驛站奏稱五月初三日可抵土喇等語伊前疏云於四月二十四日抵土喇朕擬度時日欲於四月二十五日間抵克魯倫河前進乃許久未經奏報忽而改期我軍難以措畫於是傳集八旗諸王及議政諸臣會議衆見不同有言即宜進勦者有言原議兩路之兵約會前進所關重大應少緩我師以觀局勢朕再四籌度未能適當其可姑少為相機徐行前諭旨曾言進勦今復稍有濡遲若不傳示其故恐

汝計日懸心因書以諭意噶爾丹情形萬不計及此路進兵猶自夢夢耳但所慮者相距匪遙噶爾丹聞知必爾逃遁機會可惜然彼雖逃遁諒亦未得全脫也為此特諭費揚古奏疏亦謄寫發往將此情由奏聞

皇太后幷轉諭大學士尚書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統大兵駐蹕察罕布喇克之日費揚古遣來期約之

商南多爾即喇嘛於四月二十六日薄暮至彼於行路之間遇厄魯特二人擒來問之彼云噶爾丹向克魯倫河下流移營問費揚古何時可至云五月初六間可至巴顔烏蘭因是我師仍稍緩以待之從察罕布喇克至克魯倫河約略三百里未經量度難得其實此數日間未見汝奏章并

皇太后萬安音問朕懷不勝惓切昨薩卜蘇奏事之便又未見汝請安奏章益增懸念朕躬甚安諸皇子俱佳

皇太子佳否

皇太后前奏章一封付顧太監書一封皆附之而往為此特諭小事俱經從前遣示外餘無他事故不具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諭皇太子

比來未得汝奏章朕懷懸念今汝奏至得仰悉

皇太后萬安因待費揚古之兵駐蹕數日馬皆稍肥風土水草與前示汝者無異恐敵人知覺哨兵仍附近大

營未令前移此時彼聞知與否無由能悉朕躬固安但
早夜焦勞洵為至極諸皇子諸王幷諸臣以及將士皆
好皇太子佳否在京諸皇子俱佳否此處别無他物惟
有砂石耳四月三十日車林渣卜等七台吉至伊等與
納木渣爾托音同在一處向被噶爾丹搶掠敗遁渡克
魯倫河北在俄濃一帶地方因馬疋疲乏今始得向内
地移營來言其故幷遣送所獲厄魯特二人赴京與朕
差往烏爾輝地之人相遇因來傍大兵之後朕厚加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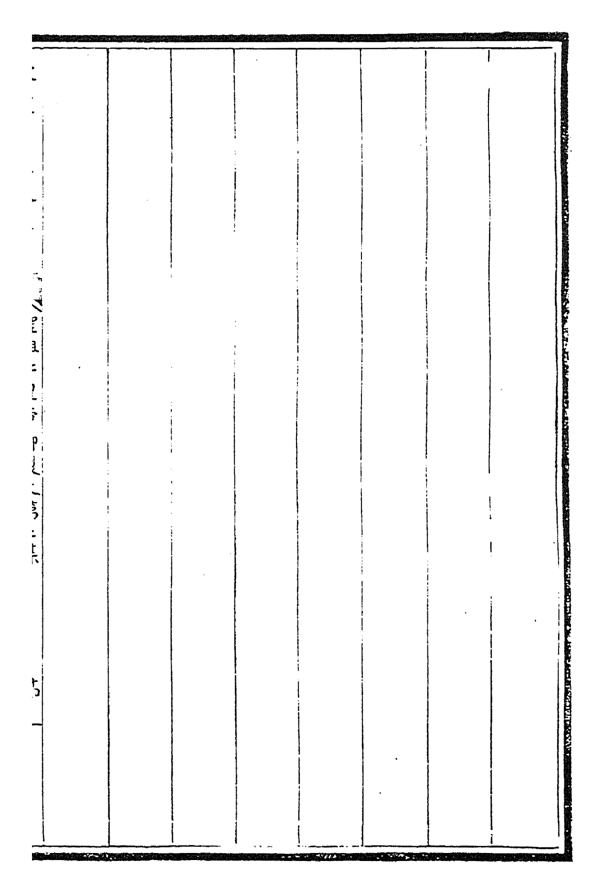
賚諭以噶爾丹去此不遠爾等速入喀倫車林渣卜欲
來請朕安願為効力止將伊眷口遣入喀倫身赴朕營
喀爾喀之車陳汗亦來今尚未至養心殿所製上用藥
封固四兩幷薑四觔此諭一到即於奏事之便附來自
京師所齎奏章於五月初二日辰時至朕在此整齊軍
旅於初四日進勦敵人情景尚未得聞相距二百三十
里地已漸近規模略可見矣四月二十九日頭運糧車
至八旗緑旗內府兵蒙古兵及職事人員酌量增給支

放米糧時營外堆積如山觀者擁塞内喀爾喀諸人云我等意料瀚洲斷不能如此而來由今觀之凡聖主所經可將京師諸物盡載行營中也眞為可畏莫不撟舌驚駭將士志氣與在京同其勇奮情狀未能備述朕之心思則非如在京時矣事體重大期出萬全非可苟圖僥倖故既殫心力復默禱彼蒼以行之耳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所統大兵以初四日前進會天雨於初五日進兵軍
丁馬健在京所給馬有全存者亦有存四匹三匹二匹
者大概整肅此行也喀爾喀及内札薩克蒙古甚得其
力凡偵探斥堠單行差遣之處皆用此屬一一書示不
勝其煩旋師之日面言之朕所遣羅卜臧額爾得尼台
吉來據奏俄濃下流塔布囊烏特引弓之人有千胡倫
布爾之土爾希木地方齊卜齊努特有數百家阿里牙
札薩克之阿爾薩蘭衛寨桑等有全收伊等向喀倫前

來之狀此等人若歸降則巴爾呼喀爾喀更無餘矣此亦大快事也今漸近克魯倫河我蒙古馬健故於初五日射獵野騍黃羊蒙古喀爾喀等陸續來會者二千有餘遣用有濟給以軍律署為官校編之部伍車陳汗來見其較前頗優茲已過瀚海山川形勢雖同而草漸蕃廡初六日次枯呼車爾湖此地即去年噶爾丹掠納木渣爾托音之處也去克魯倫百七十里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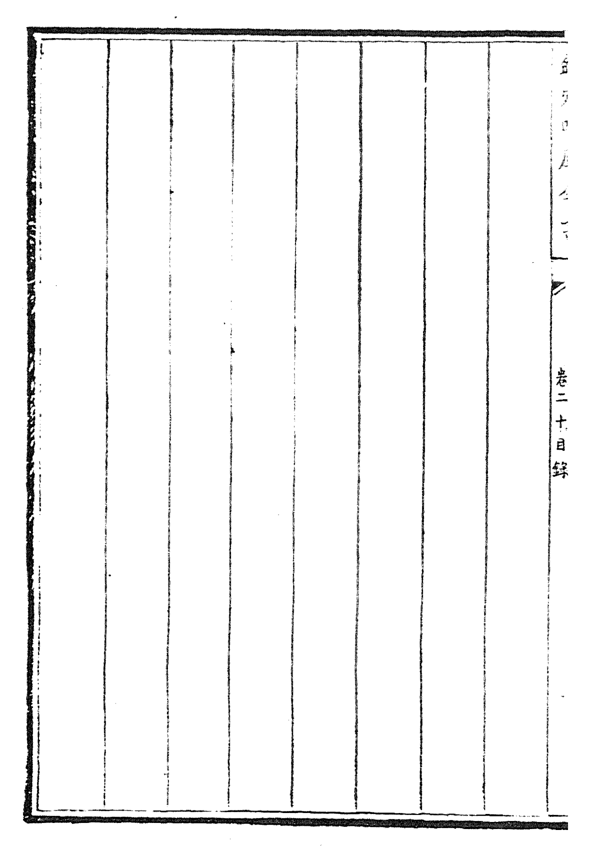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十一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四十八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

北征勑諭

諭皇太子

我師以初五日發拖陵前進初四日即遣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齎勑諭與噶爾丹令阿拉布坦喀瓦爾達等二百人與之偕往朕曽訓之曰汝等勿至克魯倫河觀地方情形古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哈等處敵人恒

駐有哨兵汝等往克魯倫河乃紆曲之道彼必來截汝後惟從顏土庫烈圖地方即將伊等遣發未遣發之前將我軍所獲厄魯特四人縱之使去令其傳信我使臣相繼而往乃伊等於初五日徑抵克魯倫河以未見敵哨蹤跡意謂哨兵已去踈於防備厄魯特人從山巔見之於初六日黎明時厄魯特近千人將馬羣堵截驅逐馬羣中護軍及跟隨人役將厄魯特人射殺仍驅馬羣回營我兵整齊排列放鎗殺厄魯特數人我兵雖有數

人為厄魯特鳥鎗所中因綿甲皆未透惟一人微有傷痕時喀瓦爾達令我兵且勿與戰勅諭事大務期必達為善令侍讀學士殷查納與厄魯特人俄七爾皆往彼即將丹即拉之馬挽住云此乃聖主遣來使臣不可加以無禮於是俄七爾將彼蒙不殺之恩賞賚遣回及聖主親臨將軍費揚古從俄而渾土喇順下流而來告之丹即拉失聲驚恐即領受勅諭收兵急去喀瓦爾達等亦收兵而回於初六日申時到初七日駐蹕於庫烈圖

西巴爾台布喇克地方中書阿必達從厄魯特營中來奏厄魯特人之言大聖主請稍緩師若即來我等甚懼我主今在土喇地方往來必需數日求少待之初八日早一面向克魯倫河進兵一面仍遣阿必達盆蘇克格隆等往諭彼曰汝等勿懼惟議和好耳我師不駐克魯倫河則水泉不給遣去後遂抵克魯倫河見兩岸皆山大槩多險峻而少平坦河亦甚小較之南苑中河差大耳是日厄魯特處處哨兵皆見之不知其實在何處

令我師相機而進彼宜於我師抵克魯倫之日迎而拒之不以河與我而戰為是乃即令河為我有其庸懦誠可見矣向後情事俟再報將士志氣皆奮勇精銳恐汝等在京懸念急示知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大學士滿尚書咸令觀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

諭皇太子

因噶爾丹逃遁特示知之初九日早我軍中遣拏活口

之新滿洲擒厄魯特一人至問之彼云因我馬疲乏衆人棄我而去比言汝等不挐我往我食已乏今將殺馬以食衆言汝勿殺馬但急隨我等蹤跡前來言畢而去等語朕於是賞賚之令同喇嘛及中書阿必達偕往辰時從厄魯特逃來人云噶爾丹始不信皇上親統兵至昨見爭據克魯倫河分隊進兵彼處處哨兵俱被追逐星散逃奔皆言向克魯倫河兵三隊不知數萬已抵克魯倫聞語遂爾潰遁其衆私相議曰康熙皇帝性不嗜

殺於陣前擒獲之人皆賞以衣服而遣之我等從噶爾丹何所底止因大相怨恨欲投誠而來者甚衆觀此則噶爾丹逃遁是實賁揚古之兵當前堵截我師追逐於後荷

上天眷佑成功大既可期矣故報京師知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亦令咸知正在軍中繁劇之際未及詳寫書來為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初九日薄暮分派兵隊前往追逐初十日抵噶爾丹所住之地觀彼形跡亦不甚衆馬雖有而不多牛跡甚少羊跡亦少有之帳房釜鬵及稚子婦人所用之物鐵器鎗柄網罟帳房椽桿以至釜中之羹盡皆棄之而逋跟隨人役拾取者甚夥觀其生業可謂窮困至極矣師行之際自厄魯特投誠而來者相繼於道咸云噶爾丹住此地阿喇卜坦住於巴顏烏闌噶爾丹初不信皇帝親統兵至此於縱回厄魯特四人問此無水之地何由可

至答云我等隨行聞其不待尋覓水泉但皇帝所指有水之地羣往掘取掘未畢輒水泉涌出咸足給用又我師進克魯倫河之日跟隨人於草間遺火焚燎向古爾班圖爾漢之地厄魯特人見之云康熙皇帝將火與兵齊進誰能抵敵即令其衆帳房輜重悉焚棄之身先逃遁衆厄魯特咸訕笑之曰始因何而來今因何而遁又有自阿喇卜坦處逃來者云阿喇卜坦在巴顏烏蘭噶爾丹中夜來傳告以皇帝親至阿喇卜坦云汝乃無眷

屬牲畜之國我乃有眷屬牲畜之國滿洲兵誰不稔知我斷然不與之戰遂棄之而回未至之前阿喇卜坦之衆半皆離畔尋又聞西路大兵砲聲厄魯特皆倉皇潰遁不知所措至於大亂今汝等追兵於來日日中當可追及其後隊牛羊矣朕於是周詳謀畫期出萬全決不輕易朕所統之兵盡皆整齊驍勇馬悉肥壯觀厄魯特之馬如我軍下等馬者有之我軍未至克魯倫河之先旱甚草未萌茁聞此數日來草皆茂生未知果否我軍

逼臨賊境每日歡躍凡大小臣工以至跟隨人役喜悅不可勝言喀爾喀等亦因以奮勇言我等從前視厄魯特人馬精壯今隨皇上大兵來視厄魯特之形貌舉動較我等奴僕之下更不及矣皆願効力哨探擒拏活口因闌入網城泣告求往由此觀之人心惟在於鼓舞節制洵不虛也凡在京之人焉能知如此喜悅故於少暇時將始末情事大槩檃括書遣示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并宮中及滿大學士尚書內大臣侍衛

等咸令知之伊桑阿想亦有信至特諭康熙三十五年
五月十二日
諭皇太子
自前旨諭汝之後於初十十一十二此三日前進窮追
其潰竄狼狽之狀總不堪觀婦人稚子悉自殺戮棄之
而去獲一老婦生口問之云其部落自相攻殺重被傷
殘晝夜奔逃已前去四日由此觀之其去蓋已遠矣若
費揚古兵得及堵剿此賊決不能脫若更愆期噶爾丹

或得乘間遁去然此賊膽已喪落斷不能存永永敗絕矣我師欲悉往追逐八十日之糧已盡萬一為軍食所窘我如許全盛而至官員軍士已奏成功為何因此逋誅殘寇致重困我師職此之故與諸臣僉謀公議前抵費揚古之師以追擊之不及則還酌量簡選士馬遣發前往此於伊桑阿所報之外特頒諭旨咸令聞知朕於十三日凱旋啓行朕躬安好恭請

皇太后慈安諸皇子諸王大小諸臣以致軍士皆佳以

我全師歡欣愷樂風聲所至兇敵摧殘此皆
上天仁愛俯垂恊應也幾務至多無暇詳及此進
皇太后慈覽宮中並使聞知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
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中路兵糧朕每日焦勞在念多方措施皆得無悞而
西路之糧甚為可慮非全力催運不能有濟是故朕躬
親率師衆迎糧而還撙節已到之糧豫濟西師之用者

正此意耳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伯費揚古兵已過土喇將噶爾丹去路盡皆堵截特示知之十四日朕所遣布庫殷渣納新滿洲護軍奇雅楚鄉導波羅等至奏云伯費揚古之兵於初三日已過土喇將噶爾丹所必由之路嚴密堵截以待之精鋭驍勇之兵一萬四千人已到其地後隊又相繼而至馬之肥壯雖不及朕所統兵然亦甚健朕聞之拱手向

天再拜朕之微介於懷者惟此耳今可永遠廓清矣但
接續聽報噶爾丹消息賊之情形已全在目中朕今惟
舒懷喜悅經理糧餉接濟朕躬何以致斯福佑克稱所
懷此皆
祖宗默佑
天地眷顧之所致也朕在此不勝歡欣踴躍此二三日
間即有成功捷報以此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以及滿洲大臣侍衛等咸令知之

特諭朕班師移營已二日在拖陵布喇克駐蹕數日亦未可定此書寫於駐蹕他爾渾柴達木之地斯處水泉稀少朕躬自鑿井帷幄既設寫此書畢大雨傾注水遂足用朕復向

天拜手以謝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伯費揚古兵已將噶爾丹戰敗特示知之十五日夜四更時將軍馬思哈奏章至稱臣等於十四日距巴顏烏

闌十五里追及前鋒兵探哨之喀瓦爾達將尼魯特人奔第來問之彼云噶爾丹於特勒爾即地方遇大將軍費揚古兵交戰噶爾丹敗北而退復列陣拒敵我師步戰衝突而入兩兵正交戰時見噶爾丹兵有潰散奔敗之狀我遂逃出投奔皇上等語并將奔第遣來問之奔第彼云噶爾丹不信皇上親統兵至乃復驚駭恐懼日禱於佛前雖欲慰輯其衆而不能人心遂大動揺自見聖主兵威衆尼魯特私相謂曰康熙皇帝其速來攻取

我等似此生活有何底止交戰處噶爾丹兵不及五千馬既極疲瘦又聞聖主追逐已近諸凡器物盡皆委棄今雖逃出何以存活等語於是即以所聞於五更時寫書馳示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及諸大臣咸令知之此後相繼報至即時遣發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十六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經理回京士馬午

後將軍馬思哈奏報伯費揚古兵大破噶爾丹噶爾丹所倚任之丹巴哈什哈等率衆投降我師等因將此奏報抄謄發去今大事已完朕惟待大將軍費揚古奏章至拜

天以謝為此特頒諭旨可奏聞

皇太后傳知宮中及衆朝臣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侍讀學士喇西引丹巴哈什哈於十七日到朕素識其面非下流無知識之人令喚入賜坐問之其應對語言眞實明爽云噶爾丹素有謀爲亦得人心每悔深入烏蘭布通輕易交戰近思於克魯倫土喇諸處將喀爾喀及内地蒙古用計煽惑令人首尾不能相顧彼時希圖大舉滿洲聞知必然出師師少則與之戰師衆則委地而退待滿兵旣旋復躡襲其後如此不數年自然財賦耗絶必至疲敝是以蓄謀而來也伊心志本侈今不意

聖躬親統如許大兵度人所難行之瀚海俄頃而至厄
魯特之衆窺見軍威莫不喪膽於初七日早即行潰遁
晝夜奔馳棄其生計因追兵緊尾其後狼狽流離又於
十四日在特勒爾即地方突遇西路大兵時厄魯特兵
五千有餘鳥鎗不及二千自克魯倫巴顏烏闌以上極
其亢旱莖草全無五晝夜倉皇敗走於無草之地沿途
委頓隨去者少曽見西路之兵先據高阜我厄魯特據
一小坡徒步拒敵天朝大兵亦徒步與戰火器齊發整

肅從容相逼而進其前有舉棍者有將紅圓之物遮蔽其身者漸戰漸近至十步内箭來如雨先從噶爾丹所領之隊敗遁次則丹即拉丹津温布亦遁阿喇卜坦一隊尚相拒未動於是滿洲騎兵將厄魯特大營圍繞其婦人稚子及馬駝俘獲甚多牛二萬頭羊四萬隻又見阿奴喀屯為鳥鎗所中而死戴巴免爾寨桑中砲連貫數人而死波羅特和卓中箭而死後復短兵相接更有一隊所持非鎗非刀衝突直入所向之處人皆披靡㲀

者無算思我主背其誓言獲罪聖主天實厭之至於此極我等素行殺戮離拆人之妻子今孽歸己身輾轉思維愛惜性命故背我主而圖倖免殺戮存留皆出聖恩又以滿兵如何問之云我等會於烏蘭布通時即以畏懾今來此克魯倫土喇我厄魯特傾國之人皆豫知滅亡惟噶爾丹一人以為不然猶妄言有成此乃天之定數彼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昔從噶爾丹征討諸國時所向咸剋如滿洲兵者實無敵於天下我厄魯特如何抵

當適自取覆亡也又問噶爾丹得脫乎可擒獲乎對云聞噶爾丹僅率四五十人而走擾亂中未經目覩然雖得脫無以資生殆困餓以死耳書此正欲遣發十八日日中副都統阿南達齎至平滅厄魯特奏章遂一併附往其陸續投誠之厄魯特二千有餘亦全獲其妻子牲畜剿滅厄魯特之事畢矣將此情節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咸令知之滿大學士尚書及內廷侍衛大臣亦令知悉朕已率衆望

天申謝諸王大臣亦行慶賀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諭皇太子

遣中使之後德木楚克台吉於二十一日到云十八日曾見兩處將軍會合賊於伯費揚古軍中投順者回子之阿卜都什汗尼魯特之車林渣卜台吉巴免爾台吉顧魯黙爾根台吉韓度台吉梅寨桑馬木顧英寨桑厄林辰哈什哈顧英寨桑畢車七大喇嘛畢西勒爾免綽

爾濟被大兵剿殺之後來降之厄魯特云丹即拉於交兵時未動師敗自刎阿喇卜坦兩處著傷未見脫出曾見其所乘之馬殆亦死矣烏爾占渣布死於陣前噶爾丹所率約十人奔僧枯爾上流前往噶爾丹有言今已矣難以存留惟前往不拘何地饑餓以死而已如此怨咎而行此番被殺與投順者朕皆素知為噶爾丹信用之人今已殆盡但伊喇固克三胡圖克圖丹津温布二人未知消息投順於費揚古之人二千有餘投順馬思

哈之人五百有餘將軍等遣人四面覔其蹤跡脫去無多孽賊之地我兵常隻身獨行撿尋賊物有廓然蕩平景狀朕曾遣侍衛馬五往觀俟回日明白詢問再諭朕恐汝等懸念故屢示之將此情仍於

皇太后前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入喀倫見草長甚佳諸人之馬畱在喀倫者皆更肥壯衆蒙古云比數歲以來不曾見如此草長茂盛雨水

調匀之年自今春牲畜肥壯四種牲畜之孳息竝無損傷此皆我聖主所賜福慶恵及我等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翁嫗及婦人穉子迎於路次喜而言曰以我聖主之威福不惟一噶爾丹即十噶爾丹大兵一至亦立刻破滅矣今聖主建立大功奏凱而還我等來迎叩首從此共樂太平又有老婦等言我等初以為聖主不在富盛之地寶幄之中安居逸樂而當此寒苦之時何為來吾曹此等地方我等聞遠過瀚海前往克魯倫河我等

老朽之人不覺眼中流淚每日哭泣意中思念我主爲何深入如此荒遠悍惡之敵地忽聞將噶爾丹剿滅奏凱而還方知我威武聖主之來誠大慶幸也若非如此我等今生何以生活皆歡欣忭喜謂胸懷得以開暢稽顙至於破裂笑者哭者一時雜遝今正蒙古牲畜肥壯之時極爲殷阜較我師去時迥相懸絕比時未經遣聞

今特諭知可進

皇太后慈覽竝使宮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

九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四十九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此行較前不同諸物豐盈天時頗佳每日愉快以行閲塞外今年暄燠問馬習言沿路水草俱佳野多兔山間有獸殆可遣懷每年進獻

皇太后禮物汝於初三日親身詣送朕亦續遣太監齎

進途中所有數種物也此書畢適根敦代青貝勒書至來人云聞皇上親統大兵剿滅噶爾丹我貝勒領兵前赴惟期擒獲噶爾丹以立功勞有精兵千餘但馬略少耳茲併以尚書班第書發往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移咨理藩院為知會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未時尼魯特之人阿玉西

來投順云我自阿濟爾布都諾隨丹即拉回至翁金貯米地方於本月初六日早見翁金之兵起營我等在旁潛伏俟其絡繹前行丹即拉率衆衝突欲搶馬馱行李其殿後大兵隨放礮銃拒戰在行李之前兵馬亦回顧夾攻我厄魯特敗遁而西次日天晚下營我遂逃奔前來等語其投順之阿玉西乘汝衙門筆帖式詹住回京之便將去此文并人於二十八日晚間到問阿玉西對云此番搶米非丹即拉本意衆人言翁金現在有米與

其餓死不如取而食之於是前往行及一程遇我哨兵擒喀爾喀三人遂隱伏山坡待我兵迤邐前行從中衝截守米之兵不及甲胄鳴笳首尾夾攻礮擊四次隨即敗遁彼一路見有厄魯特死者十餘人別無所見又問我兵曾失利乎彼云丹即拉曾傳勿殺人止搶米之令今勿言殺人并厄魯特之馬反損失多矣丹即拉脫身後甚是怨悔云惟思清水捕魚水雖已渾魚終不得將如之何氣忿至極其馬俱羸弱徒步者衆在我之後接

踵而來者尚多先示大略俟有報至再傳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番出行頗為欣愉無所掛懷地方亦較獨石一帶為優閒口外更佳野兎繁衍而沿邊多獸因選新滿洲前往捕獵汝可諭令敬謹飼養馬匹其衆人之馬朕分撥已於大同飼養根敦代青貝勒進五月前所捕得黒狐一貂鼠一猞狸猻一寄汝銀鼠二百進

皇太后為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九日度察罕拖羅會嶺駐蹕於喀喇巴爾哈孫之地是日閱鑲黃旗牛羣其數至一萬六千頭毛色甚佳三十日駐蹕於昂古里湖地是日閱右翼達卜孫腦爾之馬羣其數至一萬匹整齊肥壯不可言喻初一日駐蹕於俄羅特布拉克之地是日閱正黃旗牛羣其數一萬六千頭羊七萬隻蒙古王等以下喀爾喀厄魯

特之人咸以為奇云自我祖宗以至於今但有牛一二千頭遂稱極富從來未聞有至萬頭者今見馬匹無論大小盡皆肥壯光澤羊隻甚肥曩時亦曾聞朝廷之牧畜蕃多或以為告者太過未之深信今目擊如此始知我皇上諸福駢集羣相驚異贊頌向來聞張家口外甚寒自今觀之頗覺和暖河亦未凍或一處始有薄冰草雖黃而草根尚有青色夜間帳幕中不必然火人服緜衣皮掛者甚多聞他年亦不如此較之哨鹿之地甚為

温暖朕行蒙古地方多矣似此佳處未之見也此皆
聖祖太宗皇帝幸歸化城時所指之地遺於子孫牧圉
日增孳息日盛也宜哉圍獵時觀之兔雖不甚多亦不
稀少地極平坦可以此奏
皇太后知之阿爾薩蘭衛寨桑以其幼主阿里牙來令
令赴京師亦與車林渣布一體恩視學士拉西識其人
可令彼通譯車卜登貝勒之母亦詣朕前令其赴京此
人

皇太后亦知之可令進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二日駐蹕於瑚瑚厄爾吉偶率牧羣蒙古射獵初三日

皇太后誕辰未啓行初四日駐蹕招哈初五日駐蹕和岳爾湖初六日駐蹕於巴喇特郭爾蒙古之男婦老幼日來迎者無數爭獻湯羊至數百隻扞酥酪醴酒之物俱賜銀收納自軍士以至僕役食之不盡今已行過牧

所至正黄旗正紅旗察哈爾地方生計亦好蒙古王台吉等言牧地蒙古八旗察哈爾兵丁生計較之我等台吉為優此時行路甚易牲畜既肥水草亦便即今天時猶暖潢潦之水夜則微凍風吹即融有衣裘者亦有未衣裘者自招哈山巒重疊樹木全無頑石磊磊朕之此行心甚和豫扈從者亦甚豐饒費揚古處咸朕兵卒誰日餉以牛羊朕殊為軫念發銀五千兩送至費揚古軍前令購牛羊食之此等情事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令宫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九日

諭皇太子

初七日駐蹕胡魯蘇泰河有免初八日駐蹕莫海圖兔少初九日駐蹕喀喇烏蘇麼頗多初十日駐蹕於察罕布拉克岱哈廟在大道之南三十里過杜白忒嶺往觀之廟漸傾圮岱哈水泊北岸有一湯泉水温喀爾喀之塞楞阿海王駐牧其地言今年樹藝大穫生計較前甚裕乃觀其情狀仍然貧寒者因其人頗優故賜牲畜五

百歸途過烏兒圖嶺至朕御營自此山多樹木間見林
數山佳而巠險十一日過折兒德莫敦嶺駐蹕喀喇河
朔野雉叢集山谷狹隘兩崖雄峻而難捕覯之類哨鹿
之地亦有各種野畜然不多十二日未至歸化城四十
里駐蹕於白塔之前兔少雉多狐亦有之地不足取且
多鼠穴絶無平衍十三日抵歸化城城之老幼男婦數
萬人衆持香迎於郊郭稽顙奏稱我兩土默特自
太宗皇帝至今五十九載其所貢賦者馬幾二百匹部

員來時應馬二匹其撥什庫應馬一匹夏捉雉鹿掘石青秋則徵雛鷹冬則獵取野豕兼納狐皮因賦役甚重困苦已極聖主洞鑒一切賦役盡行豁免已六年矣此恩此德如天地高厚每思如何得一叩天顏不意駕臨荒野之地永增輝光我等愚氓亦有得瞻天顏之日乎歡聲大震因朕不收其牛羊皆殺而去毛其雞鴨鵝豬則烹熟之各戴於首再四求受心極誠切來人目覩之欲將此物令其攜去恐稽時日茲因示至歸化城之期

附獻

皇太后乳酥一匣肥雉十麅一製麞米一袋餘所進獻之物朕之太監與來人一同前往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朕在此不知雨雪風寒今已至歸化城所行徐緩每日移營二三十里或四十里愛惜馬匹故一騎未曾損失且無跛蹶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

日

諭皇太子

十四日從托音胡圖克圖寺移於南闕下營十五日駐宿整備大宴達賴喇嘛之使達賴汗之使瑚瑚腦爾八台吉之使歸化城喇嘛察哈爾之將士歸化城之將士俱賜筵讌甚衆盛華整十六日駐宿遂於西勒圖胡圖克圖寺觀看儺舞十七日至二十日皆駐宿此數日自早至夜分無有暇時從四方來之蒙古喇嘛及王與妃

等以至兵民婦女咸集進獻駝馬牛羊食物者絡繹不絶或有至貧苦之人亦持馬絆絡首僜革而來以獻其忱自軍中來喀爾喀之善巴親王諾鼐親王毛明安之班第貝勒渣薩克之台吉納爾布白孫之車陳即農吳爾占厄爾即亨之滚占哈坦把圖爾喀爾喀之默爾根訥顏之弟開木純等有名目之人問噶爾丹信息答云我等在軍前知之甚詳噶爾丹信息今已急迫噶爾丹所居之地原係我等所居極其寒洌所食者雖無猶可

食人馬之肉至衣服無有一夕遭遇極寒惟有凍斃而已更將何法以禦之我等抗愛山之地亦將為我困噶爾丹矣朕在此日事利濟人之離散者令其會合聞何處有彼婦人穉子即以價贖之令其完聚故投降者不絶因係善事而送出者亦衆九月初一日費揚古伯所調右衛之兵前已疲勞又無馬匹徒然調發以致困苦今回師將至故令親近侍衛馬武帶牛五十隻羊二百隻湯羊十隻往迎及到近地朕親於黃河岸迓而宴之

乘便於鄂爾多斯之地圍獵觀其形勢軍士從京師乘來之馬俱於大同府餧養聞其甚肥壯現今隨朕前來之人皆乘牧羣之馬駒而來其略瘦者即換新得肥馬乘騎尚有餘剩駝馬之價甚賤駱駝佳者不過三十金肥馬不過二十金此際未得噶爾丹確信堵截勦滅皆周詳謀畫以行可將此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交與顧太監宮中咸令聞之朕在此雖無暇而意趣甚佳但得一二小物亦必恭進

皇太后羊膾乃朕親視用灼石炙熟去骨包裹送來朕在此食之甚有味但已熟者及至京師未知何若不可再烹蒸食之良佳又歸化城耆老製為歌詞歌之語雖粗鄙亦有是處

皇太后及妃等閱之一笑故并寄去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諭皇太子

二十一日早從噶爾丹處厄魯特二人來降日中時又

有厄魯特二人來降朕於此輩俱加賞賚中有一人其妻為我軍所獲彼一至即令完聚兩人相抱痛哭蒙古王等以下無有不下淚者皆喜悅稱為善事詳問之答云丹即拉回於十九日至枯倫白爾七爾地方見噶爾丹告之曰大兵各處堵截我詐稱投降用計而出噶爾丹甚嗟歎言我等專望於爾今將何以存活且兵又堵截此地不可留可往哈密取糧而食故於二十一日前往我等隨行一二日復向此而來途中賊盜甚多互相

殺奪等語若果往哈密乃其絶地噶爾丹必為我所擒矣彼一帶地方堵截俱已完密更無可慮今後投降者當益衆陸續聞之二十一二十二日駐宿二十三日向黃河岸啓行我軍之馬皆肥壯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汝佳否此地尚爾温和河亦未凍著綿衣者甚多貿易擔荷之人猶不衣裸袒而行其土著年老之

人皆甚以為奇言自我等祖父以來此時河水無冰風霜雨雪皆無如此暄暖嚮所未聞朕觀之亦與京師無異朕但御薄羊裘綿套騎射時尚覺汗出也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皇太子

朕二十二日仍駐歸化城其北山下有二寺往視之二十三日觀射及角觝二十四日始自歸化城行三十三里駐蹕於河津邨之南歸化城老幼依戀繾綣揮淚道

左二十五日駐宿是日右衛官兵二千五百人至朕躬
出勞多備牛羊飯食親饗之闔營軍士歡聲動地朕駐
蹕歸化城時各處多獻俘者皆給銀收納有各種工藝
及彈箏唱歌者内一老人善謳其名雅克西年六十五
歳胡曲最精善言說尤長滑稽初見朕時賞以衣帽賜
食并茶酒彼稽顙畢乃點首攘袂瞪視良久以手指朕
曰所謂大丈夫者是耶膽氣如此勇略如此以敵國之
臣而臣之以敵國之歌者而使歌之如此國富兵强乃

不事驕侈但利濟羣生完聚離散惟務積德茲復何言

天下諸國實無與敵俱為臣僕理所必然耳於是叩首

而坐方其以手指朕初發言時左右訝以為醉及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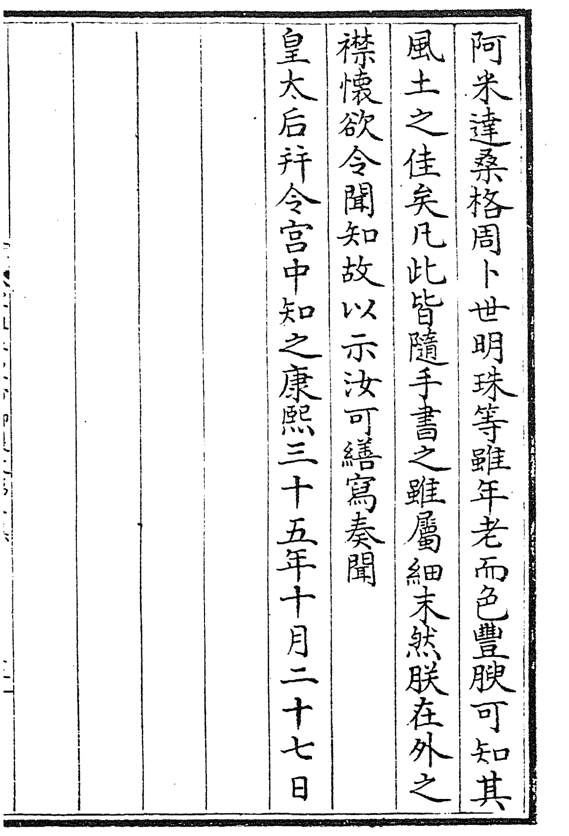
語莫不以其人雖鄙而言亦有合於理云有一搊箏者

名齊倫其技亦精二十日駐蹕於達爾漢拜星自離歸

化城向西南行地皆寛坦新設御屯於此所闢田畝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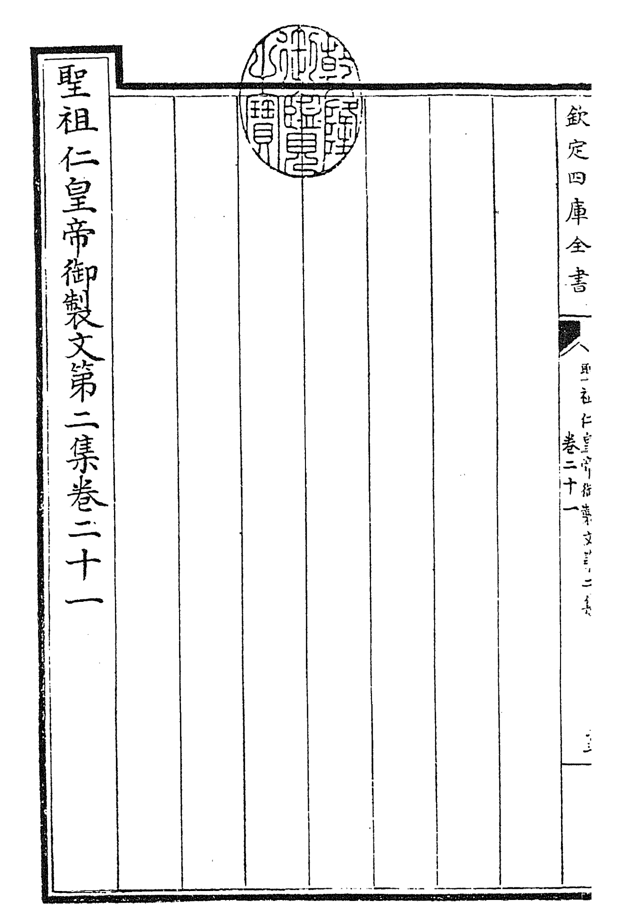
之不盡所產柴薪用之有餘塞外諸地未有如歸化城

之一望平曠也且草茂水佳朕隨從諸人未聞有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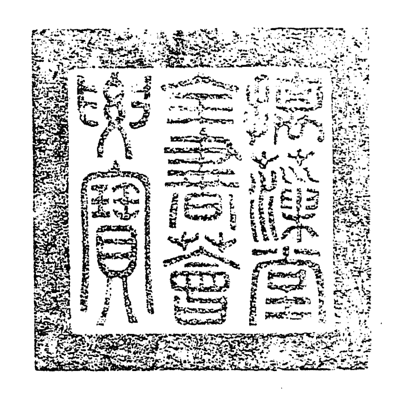


阿米達桑格周卜世明珠等雖年老而色豐腴可知其風土之佳矣凡此皆隨手書之雖屬細末然朕在外之襟懷欲令聞知故以示汝可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令宮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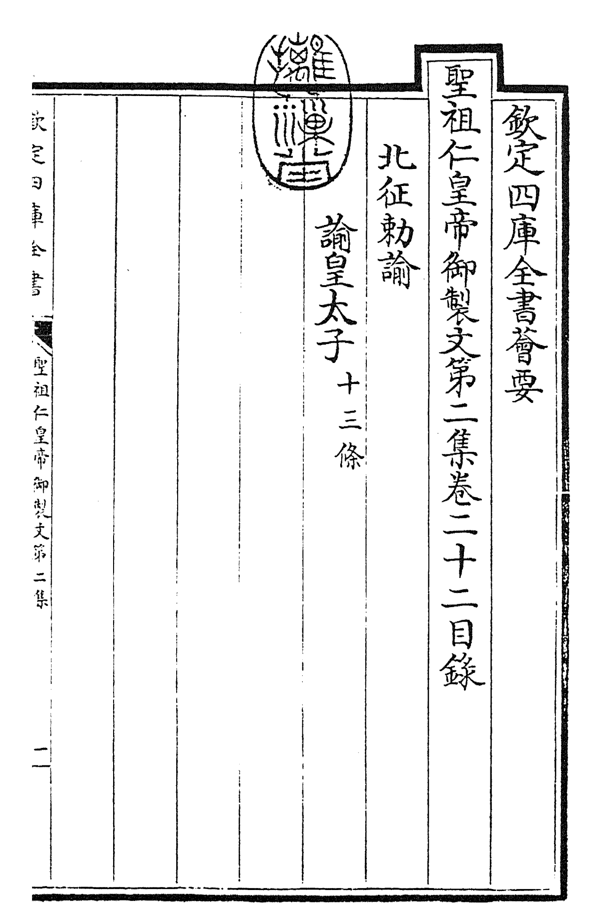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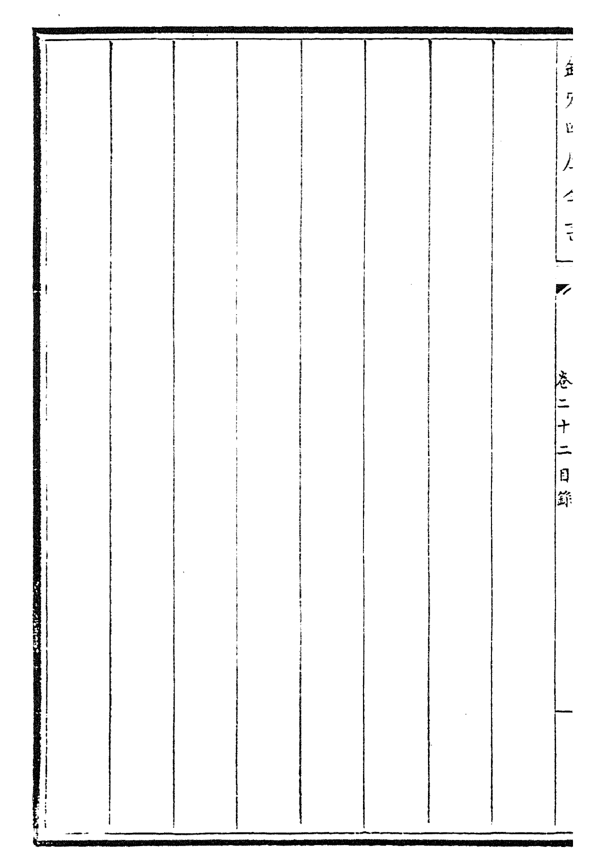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十三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北征勑諭

諭皇太子

二十七日駐蹕於里蘇村二十八日駐蹕湖灘河朔漢人稱此為脫脫城此即黄河之岸向彼岸仰射之朕躬及皇長子新滿洲與善射者射過甚易波流亦緩不可與南方黄河相比若較天津入海之河甚狹者尤狹二

十九日駐宿是日早鄂爾多斯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渡河來見朕詣河干將河測量其闊五十三丈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舟朕與新滿洲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惟船之器具不佳不便用力衆蒙古等皆驚訝以為此黃河逆流行舟自我祖宗累世以來嚮所未聞往來過渡試之斷不致飄往下流現流冰澌衆人難以全渡惟冀其早凍耳自古以來過十月下旬未有不凍者京師水泊冰結之日可記之報聞自歸化城

至黃河岸一百七十里自黃河岸至沙虎口一百七十里亦未經丈量到黃河之日初覺寒冷與京師凍河之日相似在此衣灰鼠羊裘狐腋其年老之人衣略加厚厄魯特赤馬一匹遣送皇太子馬甚佳足健而善走又甚調良以豆飼肥更不知若何又此處喀爾喀所產羊或係水土之故食之味甚厚朕故親視用水烹熟因俟凍河閒暇無事親手執刀去其骨置匣中遣送可恭進

皇太后前三十日初一日駐宿初二日早蒙古等來報

稱距此地五十里西爾哈地方今夜凍冰二段每段有一里餘我等官長皆以為奇先遣我來彼衆人行走試看若可渡則即來奏聞於是差鑾導官特庫斯等往看又念此時若送盛京所進之物驛遞勞苦朕此處各種食物皆有之但鹿尾鹿舌各五十鱖魚鯽魚鰭魯魚到時少許送至其他大魚鰉魚朕所不食野雞亦勿送來此地多而且肥橘子柑子等物雖到亦勿送來果麪諸物此地自寧夏取來食之麪甚佳雖御用好麪製為餅

餌以之相比猶覺稍黑而硬寧夏之麪白而柔細雖多食之亦易消化葡萄亦佳其名公領孫大葡萄之帶環繞有小瑣子葡萄曩時常食瑣子葡萄而未見其如此結實亦覺奇異產棃亦佳初三日早遣人渡河將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所獻稱爲馴良之馬百二十二匹內四十匹所獻馬三百匹內一百二十匹令驅赴黃河彼岸馬鞍從船渡過渡時見冰凌貼於兩岸河水比朕初到日不同水波不興與渡暢春園之河相似截流

徑渡兩岸蒙古等俱合掌稽首相與約誓云此乃我等累世所居之地此河尚且如此效靈更有何人於我皇上之前敢萌異志於是乘其馬歷二時布小圍三次向來言鄂爾多斯之地洵不虛也伊等圍獵嫺熟雉兎復多此地雖有沙岡然皆平阜草多蔡生馳騁并無可慮朕自幼聞鄂爾多斯之兎今親見之圍獵畢申時照前渡河至駐蹕處日暮時特庫斯等來奏從西爾哈地方河之上流皆凍伊等往來渡試不致阻誤朕初四日駐

宿初五日向西爾哈渡處移營觀之輜重可渡則渡若稍可虞則駐宿一二日此等事俱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四日晚降來之厄魯特布達里奏稱於十月初四日起程噶爾丹兵餘數百食用既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伊之領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率衆來歸尚未至等語噶爾丹雖云前往哈密令諮訪知彼

地勢之人及喀爾喀皆言齊七克孔俄羅阿卽爾漢等處與枯倫白爾七爾相距三日程不過仍遶舊地而行度其情事難奔他所旣無向往之處事更易圖又詳詢之鳥鎗鉛子火藥已盡鎗亦全無投順之人成羣而來所言甚悉今遣布達里赴京其妻在鄂欣家可令完聚皇太子并與諸臣細問之此一大暢快事也土謝圖諾爾布係厄魯特大臣此人若來則噶爾丹之行藏卽可決定俟來時再諭爾知之此語奏聞

皇太后兼恭請

皇太后萬安初四日駐宿初五日移營前向河之上流冰堅可渡處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前諭曾云初五日移營行五十里在西爾哈渡口冰凍處渡河後於初五日溯黃河上流行十八里至喀賴因托海地方觀看黃河已凍即於其地駐營將冰鑿看厚盈尺甚堅將三旗分為三路路皆墊土初六日輜重亦

全渡此上流六里以外下流三里以外亦皆未凍衆蒙古驚訝咸云從來黃河之凍皆自北首寒處凍起如此和暖河皆不凍而獨於中一段結成厚冰不止嚮未曾見亦未曾聞渡河後晚至駐蹕之所王貝勒貝子公等之母妻俱至朕親至鄂爾多斯之地始知此地蒙古居處皆有體貌觀其風俗規模舊時蒙古道理未嘗少失六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俱相和睦視同一體不分彼此盜賊皆無駝馬牛羊不須防守或馬匹驚失至二三

年他人得之亦不隱匿送與渣克薩處令其原主識認王與貝勒之母皆非其生母伊等敬事之甚於生母殊有禮數可觀其他蒙古見此亦當愧死鄂爾多斯之生計皆佳牲畜蕃盛良馬復多雖微不及察哈爾之生計較之他蒙古其殷富遠甚其騎射之式雖不佳亦覺嫺熟多中今朕得黃河所產石花魚甚多有自口內賫送者亦有自蒙古賫送者甚鮮而肥膩味佳因皇太后不食大魚故未遣送朕駐蹕多日習見其水土

佳甚食物柴薪俱饒人皆相宜且不甚寒洌朕在克魯倫河四月間所服之衣此時尚可不用京師寒時每覺陰冷自內寒噤斯獨不然此亦一佳地也自茲以後則未知若何耳是日駐蹕於東斯海驛初七日駐宿料理鄂爾多斯所進獻馬駝諸物初八日駐宿初九日移營十四里駐蹕於察罕布拉克此數日揀擇鄂爾多斯所進之馬皆極佳而性復馴良鄂爾多斯捉馬時不用套桿但趨往隨手執之即住未見跅跑之馬幼年皇子可

騎者亦有之初十日移營行十九里駐蹕於胡蘇台十一日駐宿朕此來原欲相機而行今閒暇駐此天時復不苦寒惟就水草移營以俟噶爾丹困斃消息收納來降之人汝所遣來奏章於十一日早天未明時到本俱閱過發去之物料理畢即遣回朕所得肥雉三十乳酥一匣進獻

皇太后餘俱照書付之此地肥雉甚多恐需驛馬故不多遣此等處亦照前咸令知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一日發報未久來降之厄魯特烏善台至細詢之彼於十月初六日來者所言與朕前遣往京之人無異但云噶爾丹欲使察罕沽英寨桑來奏正聚集其牲畜事若果真今已將到問話之頃噶爾丹之大寨桑土謝圖諾爾布至乃彼緊要之人知彼情事極爲明晰詳盡噶爾丹困處是實事於月內必有端緒其餘大槩皆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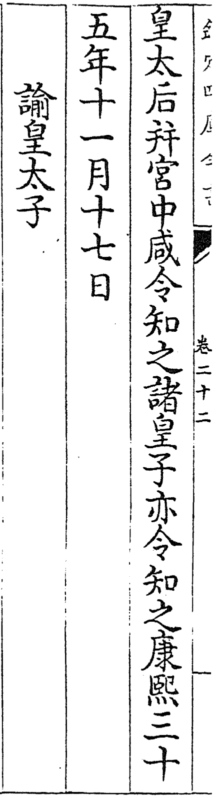
人所言欲往哈密其意已決聞副都統阿南達率兵堵
截或未必前去似有駐扎於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情
狀土謝圖諾爾布其人頗優亦壯健擒來之人八十口
噶爾丹若遣使來朕亦酌量遣使朕駐師於此可致噶
爾丹困斃又聞噶爾丹既無生計時已嚴寒步行者衆
其將何往譬猶穽内之獸必自斃耳為欲早使聞知迅
速遣諭可奏聞
皇太后幷傳知宮中諸大臣皆令聞之康熙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二日駐蹕於夸托羅會十三日駐宿是日上駟院侍衛瓦色阿薩納送馬至薄暮閱馬俱肥壯與朕帶來閒日更替騎乘之馬相似我軍之馬皆未甚瘦亦尚有極肥者觀此時甚與駝馬相宜十四日駐宿將鄂爾多斯所獻之馬揀擇始畢發御馬羣七十一匹大馬羣六百十一匹駱駝一百四十三隻十五日駐宿是日閒暇無

事將我軍中歌者鄂爾多斯之歌者及厄魯特之歌唱彈箏者二人令之歌其厄魯特之歌者雅克西云我年六十五歲厄魯特四部落之主皆曾見之今見聖主德皆全備仁慈無所不周恩惠無人不洽諸凡蒙古咸加撫卹不棄貧賤我舊主則不然一切人皆不令見惟自為尊大而已由此觀之與主眞天縱之人也十六日駐蹕於郎格蘇台十七日駐宿是日報至郎遣回朕今循河岸而行歇息馬力以俟音信可將此奏聞



皇太后并宮中咸令知之諸皇子亦令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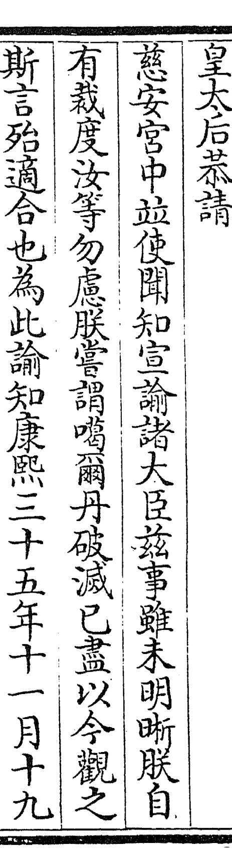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來人於十六日早到諸事皆悉以奏聞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凡事欲皆明晰之意正與朕心相同朕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事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數時優閒冀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

遇人靡不告之汝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亦願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洞悉汝諸事敬慎故書此以寄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我師駐宿巳時費揚古伯急報奏章至閱知噶爾丹遣人乞降茲以費揚古所上章急令聞知故遣馳報可奏聞



皇太后恭請

慈安宮中並使聞知宣諭諸大臣茲事雖未明晰朕自有裁度汝等勿慮朕嘗謂噶爾丹破滅已盡以今觀之斯言殆適合也為此諭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地和暖問鄂爾多斯之地亦言暄和寧夏地方較京師更暖故皆種稻田此地殊不覺陰冷體中不甚熱

亦不甚寒或係地方之水土佳故無病人也我軍全營未聞有一人身體不安者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遣報時親近侍衛阿南達奏章適至噶爾丹遣往達賴喇嘛及瑚瑚腦兒處之心腹喇嘛索諾木拉西等俱於朕所指示堵截之地盡皆擒獲故將其原奏章謄寫發往共人一百六十口馬八十餘匹駱駝百餘匹

駝馬俱瘦食物皆盡從噶爾丹處行經一月於蘇爾河地方擒獲噶爾丹遣往西域書十四封欲皆翻譯洞晰其情然後報知故未即發十九二十兩日譯畢觀彼將破敗困迫情狀俱行掩飾極其無恥卑微至於不堪譬之掩耳盜鈴曾不知達賴喇嘛瑚瑚腦兒聞之已久矣十四封書雖無用亦俱謄寫發往可將此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皆令聞之滿洲大臣令其觀看特諭二十日晚駐營時阿南達又遣俄齊爾圖車陳汗之孫嘎爾

丹多爾濟所使阿由寨桑齋奏章前來亦謄寫發往皇
太子欲知始末情由問之阿爾尼自悉矣又諭康熙三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二十二日宴饗鄂爾多斯按等級賞賜二十三日回師
駐蹕於胡蘇台二十四日駐宿擬至湖灘河朔時駐數
日湖灘河朔距此地八十里將軍薩布蘇有疾以朕處
所有西洋藥露盡賜之前自京遣來副都統巴林病係

勞症欲以賜之此露已盡不可不備此諭一到貯於數小玻璨餅内寄來巴林病篤未必能還再有此等遠來者不必遣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此地冬至前後乃大寒冷不能過京城嚴寒之日見蒙古之於寒冷甚為畏怯大不及吾滿洲漢人朕躬自朝至暮操弓而行蒙古偶射尚亦不能朕所衣狐肷裘銀鼠掛所戴小暖帽蒙古衣大皮裘以

御製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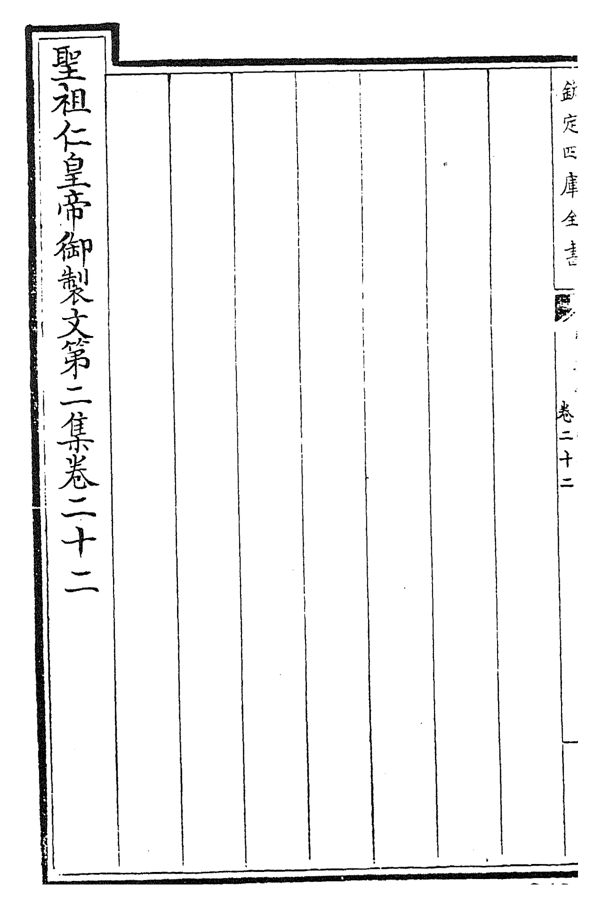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之晨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至較朕昔年見時藍縷顑頷宛如老乞丐詳問其情狀噶爾丹之欲降蓋是實也其地之寨桑頭目人等附書者亦甚衆具言此事丹即拉從慂倡說又以事關重要特為詰問噶爾丹之意見言詞生計困蹙等情事其說冗長不備書惟以噶爾丹之來降實情大槩書寄可照前

奏聞傳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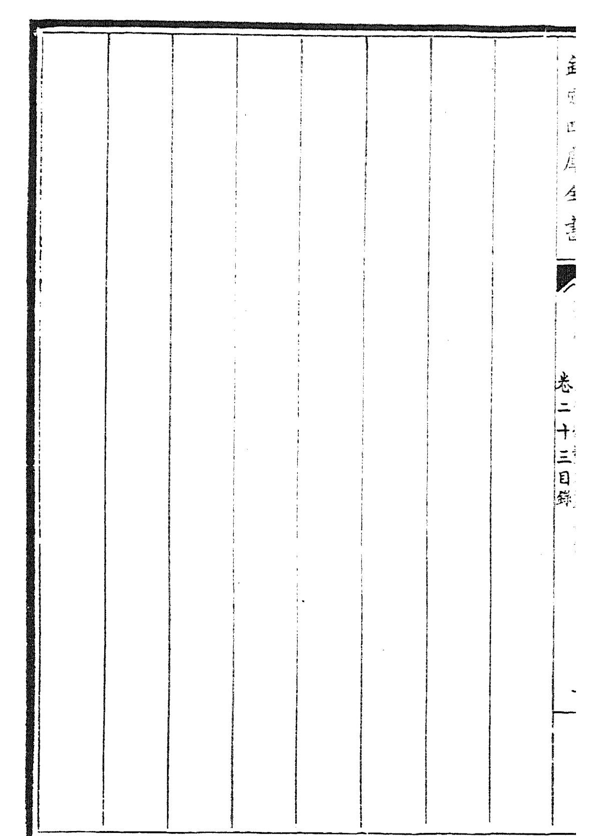
恐格壘等知朕旋師因宣言初三日移營向邁達里進發彼既行而遂乃旋師矣初八日至右衛師旋即遇大寒我師背寒南行尚屢苦凍北往之人征行實難軍中之人稍强自支持者皆致於凍新滿洲索倫喀爾喀厄魯特亦有凍者渠等亦皆謂大寒朕躬幸不致凍於强自支持之中猶覺有光矣如此嚴寒朕未嘗見每晚慮

商旅人民及跟役之輩或致凍斃多方善護卒獲無恙
銜冐寒冽畢竟滿洲為最皇太子毋以朕旣入關遠來
迎接朕自有吉家中寒冷未審如何此等情事照前
奏聞傳知此諭書於右衛將軍之署欲更詳悉書之事
旣長冗而紙幅亦已盡矣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十
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駐蹕岔道之日初八日早遣往諦巳處員外郎保柱奏章至故謄寫與車克楚所報之書一併發往傳示議政大臣因發報之便恭請

皇太后萬安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

諭皇太子

初九日遣往根敦代青貝勒處理藩院主事訥爾布以筆帖式効力倭里來稱伊等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彼根敦代青於伊等未到之前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宣頒諭旨畢於十二月三十日言旋以二月初九日還至言彼之力量不克征行初十日大將軍費揚古送到厄魯特來降之阿玉西於十二月初九日自彼來投言噶爾丹在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所存者僅三百餘人此諭

與諸大臣閱之其大槩及詳悉所問之處再書以示之

自噶爾丹處來降於大將軍者厄魯特男三人婦二人

之中有前所驛送之阿玉西問彼噶爾丹今在何處汝

自何處來以何日出離本處阿玉西云我與塞卜屯巴

爾住爾虧得和少齊同在褚胡爾瀚海之裏界去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塞卜屯巴爾住爾虧得和少齊過瀚海

往巴爾庫爾地方捕獸我來向薩克薩圖胡魯克於十

二月初九日投奔聖主而來噶爾丹之處現在吳爾占

札卜車凌奔塞冷阿巴阿拉爾拜訥顏格隆有名目者六人再壯弱男人共計不滿三百察罕沽英察罕石保塔爾達爾扎巴罕滿濟等兵三百餘人向畢齊巴牙而去袞臻之子多爾濟塞布屯等幾四百人亦齊向畢齊巴牙而去杜爾白特車凌等約百有餘人向額隆古河而去拉思輪等幾六十人向科卜度而去濟木巴車爾貝今徙行矣又問噶爾丹居此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乎馬匹牲畜幾何生計若何阿玉西云噶爾丹等候格

壘沽英及遣往哈密之哈爾海達顏其有二馬之人少有一馬之人多而無馬之人亦甚多所居帳房所用食物皆無火藥鉛子已盡盜賊甚衆困蹙至於已極遣往阿喇卜坦之車凌奔既還其所言云何我未聞知大槩不與噶爾丹來會又問曾言噶爾丹至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於春時收輯離散之人曾收輯否耶阿王西云離散之人何處尋覓假令得之以何養贍自此以往潰散殆盡耳又問春時彼地馬得肥乎今馬膘何若阿玉

西云馬甚瘦畏盜賊而晝夜牽絏之其何能肥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朕於十二日之晨自宣化府啓行日中時駐蹕左衛視事既畢正封題遣發適阿南達奏章至復啓封將阿南達奏章謄寫發往照前令看嗣後凡有令看之諭裕親王亦示之朕此處賞賚需用貂皮現今四執事橱内有百四十張照此等貂皮四百張較此略佳者百張共五

百張御用緞匹蟒緞粧緞倭緞共百端又黃河氷解須用籓繩可將長百丈餘甚粗新籓繩三副長百丈餘細新籓繩二副共載一車定於二十日送至右衞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諭皇太子

朕此處會議寧夏之地各處征調皆便朕親至寧夏相機而行定議如此因與大將軍伯費揚古商之大將軍伯費揚古亦以為宜往遂公同定議發衆兵馬由邊外

前往朕減省隨從之人由尚書馬齊所立驛站之路行
十九日從大同起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大同起程覽民生情狀不甚貧困糧草充裕與前所聞不同後來之駝騾可以不致阻滯矣自火水口至三岔百姓生業皆平常自三岔駐蹕李家溝之日地乏水泉前行嚮導豫貯水三百甕以備扈從人騎之需正行之頃天忽大雪又百姓自李

家溝來者言岢嵐州小尊乾河水來已三日地方恐御路泥濘築堤壅之三岔乾河之水早間亦流至韓家樓亦築堤壅之言之不已朕至韓家樓觀看其水甚大小尊乾河之水築堤處深六七尺於是決開二堤申時水至李家溝下營處其深可沒馬腹明日自李家溝至鄢堰村五十三里水亦稀少仍貯水如前且山嶺險峻跋涉維艱前一日之雪因風凝聚如堆積之狀驅車人衆食此不致困乏而至因無地可以安營遂駐蹕山巔山

之南約一里許覓得一河前所行之人未見此河也百姓亦隱而不告此路馬齊所經過者詢之便可明晰朕初不欲書示但扈從人員與地方百姓共知之事汝若聞知恐以未書諭為懷故特諭之此亦偶遇之事非關奇異二十八日至保德州黄河水勢平緩較湖灘河朔水勢更平而不甚深以篙探之可至於底此等情事奏聞

皇太后傳示諸臣自哈密擒送噶爾丹之子塞卜㐌巴

爾往爾解送京師路由大同宣府附近塞垣朕深以為慮此子豈易得之者耶至保德州時當令送往太原由太原至京較大同之路所遠不過三百里耳皇太子可與諸臣議遣部院大臣及司官往視同至京城大約於三月初五六間方可至朕所俟到京作何處置另發諭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八日巳時至保德州即傳示各以次渡黃河

二十九日晨因書給賜諸臣扁額遂遲稍遲於是日已時往看已濟者尚爾寥寥於是朕躬御小舟以粗繩徑河横牽則往來過渡甚為便捷滿漢諸人無不稱奇洵大有益也皇太子所送繩甚佳堅固而不致斷折初一日俱渡訖於初二日啓行可謂甚奇大有裨益因寄信與皇太子亦令喜悅又俄木克圖哈西哈已到塞卜屯巴爾住爾亦接踵而至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渡黃河入陝西界山河地境形勢大異朕所經地方可比似者絕無城堡多在山嶺不見一村舍巖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上無不耕之土民質近於忠厚兵卒健利野多獸跬步難行山雖平而澗壑最險水土佳人鮮病疾去神木縣四里卽邊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來迎董魯卜王之母及其妃皆來請安是日初四薄暮噶爾丹子塞卜屯巴爾住爾來至見其身甚短小人

亦庸下初五日即遣送京師至京緩其處分俟其父噶爾丹之信具至京日如何集衆令視之皇太子與滿漢大臣同為詳議具聞然後遵旨行為此諭知上候皇太后萬安以此奏知宮中亦傳知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自神木縣往榆林之路皆沙磧崇岡甚為險惡非行兵之地觀此則知古人拓地興師

修築長城竭天下脂膏於西北者未可謂非必非今人之所能也特仁者所不為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不過四百人且不勝煩勞數萬軍旅何以率之而行乎磠砮甚多而砂礫又深故從榆林出邊於鄂爾多斯之地徑往寧夏陝西廵撫按察使來迎觀其人年老而衰頹殊不及山西廵撫倭倫將軍馬思哈奏報趙良棟於三月初四日病故其子天津道當速令聞之并令速回宣化府知府范時崇居官稱善而行巳不苟可

補授天津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永泰為霸州知州州時居官稱善而行事不苟可補授之俱著迅速赴任朕行道遠而奏報間隔嗣後從行在遣發之書即於次日内遣回其間若有諭旨則每事覆答亦於次日内遣回從各省來京之人可詢今春風景何如雨水何如即寄信至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晷刻亦不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章於初七日午後到即時將進獻

皇太后等物親視包裹本俱覽畢即將報批發至上燈
時寫完即遣回嗣後報到之日時俱於本內寫明奏聞
朕巡察山西陝西等處惟萬民觀瞻是重行事恐有未
愜日切敬慎與南巡相同決不少自寬假幸而兩省兵
民因朕撫愛年久皆相感戴聚集輻輳亦不令警蹕朕
躬自念薄德稍有不當何以副兆人之觀聽乎皇太子
勿以為懷若類明武宗之所為誓不言旋也康熙三十
六年三月初七日

諭皇太子

遣送塞卜屯巴爾往爾三等侍衛克西圖先是於宣化府馳驛迎至中衛攜來今仍令其解送大將軍伯費揚古處送來歸降之噶爾丹所屬厄魯特一人阿喇卜坦所屬厄魯特一人馳驛送至詢問伊等之言一併謄寫寄往十三日自副都統阿南達處今送來之博羅特寨桑和朔齊來至此人口供亦書之寄往自出榆林邊口其地頗佳而路近此路若非朕詳問而來前赴寧夏亦

甚跋涉艱難矣初四日自神木縣地方因噶爾丹之子塞卜也巴爾往爾之故行文前往至十六日未到不知因何遲誤是日未時始至又十五日早京師所送魚網到朕料理軍務但思維如何可得噶爾丹使後日邊塞永清無事何暇捕魚耶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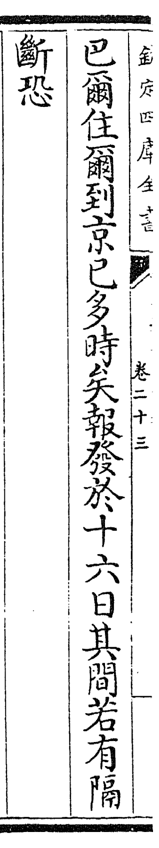
諭皇太子

恭請

皇太后安十七日入安邊塞垣駐蹕前馬奇查看境路

曾言安邊僅有四井百姓聞朕之來舉首城内外隱瞞之井二十有餘進塞垣處有二水泊營南又一水泊水甚足用是早天降時雨至十八日夜半極其霑足駐宿一日馬奇查看定邊堡亦云止有四井今泉涌沸而出水咸潤流邊外相近處又出三水泊花馬池之地馬奇言有九井今有三十餘井邊外五里有大水泊安定堡舊井新井三十三處以此凡所經過水皆充足十九日阿爾畢特瑚攜尼麻唐胡圖克圖至詳奏其事本日大

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自厄魯特降來二喇嘛情由人尚未至事局似佳故謄寫示之俟人到詳加詢問再為諭示朕於三月初四日見塞卜屯巴爾住爾時即寫諭發往令諸臣會議此諭若應於四日内到則初七日可至京師速行議畢即於初八日馳送十一日可達朕所朕於是日批發十六日至京則塞卜屯巴爾住爾到日正值其時乃俟後發之報至始於十一日齎復十六日方到雖本日發回計期二十一日前後方能至都塞卜屯



巳爾住爾到京已多時矣報發於十六日其間若有隔斷恐

皇太后以為何故稽延故於二十二日之早寫發此諭兼令諸臣觀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二十一日駐蹕於安定堡二十二日駐蹕於興武營水皆足用朕自經榆林以來行路之頃每率綠旗汛兵圍獵以觀其技勇沿邊綠旗兵卒

人材壯健自不待言且其隊伍整齊騎射嫺熟與素日所聞不爽二十三日駐蹕清水堡有河二十四日駐蹕横城堡二十五日駐宿於黄河岸朕親視渡河日未暮渡畢二十六日抵寧夏風土尚佳貿食饒裕兵士精強馬皆肥壯馬思哈等所統之兵馬膘亦肥朕親乘之馬一無所損而至膘尚有八分者軍衆馬駝僅能至此蓋由途間乏草塵土更多山岡與平曠之處無非砂礫故跋涉頗艱自古兵行未有經茲路者尚書馬奇奏言自

京師至寧夏道路里數二千七百二十里鄉導布達等
奏言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入安邊口以至寧
夏道路里數二千六百里學士楊舒以繩量道路里數
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進安邊口以至寧夏二
千一百五十里除各處駐宿之六日凡四十四日而至
自寧夏丈量由歸化城至京師斷不過一千八百里路
甚捷近而易行水草俱佳頃朕所經之路反迂曲而稍
遠矣即遣中使往京去訖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

日

諭皇太子

三月二十九日晚大將軍伯費揚古報聞朕所遣員外郎博席希等還至及奏所詢問情由但其人尚未至朕所俟其至日問明再諭在京諸臣時望亟聞朕軍中消息故即謄寫所奏之書以閏三月初一日辰時發行遣往策汪拉布灘司務英固還至其言與主事常明同當此發報之時恭請

皇太后萬安此事令在京議政諸臣會同將其所見具議以聞又京師日食幾分如何光景明白書寄為此諭知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一日

諭皇太子

朕至寧夏幾及十日每日籌畫儲備兵馬錢糧無晷刻之間其在路也晨則蒙霧露晝則冒塵沙口疲於誡誨手胼於鞭轡行數千里之外以至於斯者亦祗以此子遺之噶爾丹之故也朕於此時若在京師晨則可以周

覽雜花書則可以布席樹陰鳥鳴之聲可以悠然而聽熱則靜以息而凉則動以興非不知安怡之為可尚也亦惟是此心欲了畢丈夫之志意耳皇太子至孝人也抑或見花開之色聞鳥鳴之音覩在沼之游鱗觀上林之馴獸念及朕在斥鹵砂磧絕塞之地勞瘁艱難其痛於心而慕戀之耶然毋以朕縈慮也惟日夜於國家之事必盡其心有暇則披誦經史覽前世得失之跡以自適其心為此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